

海
角
遺
編

癩
史

痛史

- | | | |
|-----|----------|----------|
| 第一回 |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
| 第二回 | 聞警報度宗染微恙 |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
| 第三回 | 守樊城范天順死節 | 戰水陸張世傑設謀 |
| 第四回 |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 送靈樞韓新當說客 |
| 第五回 |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
| 第六回 | 死溷廁權姦遺臭 | 請投降皇帝稱臣 |
| 第七回 | 痛蒙塵三宮被辱 | 辟謠詠二將憐忠 |
| 第八回 |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
| 第九回 | 辭尊號楊太妃知禮 | 議攘夷衆志士定盟 |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勳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闢河北路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闢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厓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王潛盜骨

第二十回 謝君直再上仙霞嶺 桂夫人壽終玉亭鄉

第廿一回

胡子忠裝瘋福州城

謝君直三度仙霞嶺

第廿二回

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第廿三回

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反蒙古王

第廿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第廿五回

賺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第廿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第廿七回

忽必烈太子重蒙冤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痛史

卷下

我佛山人著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話說太皇太后及德祐帝謝罷了恩，恰待起來，忽然外面又闖了兩個太監進來，大叫道：「聖旨到！」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仍舊跪下，低着頭，不敢仰面觀看，只聽得那太監齊聲道：「奉聖旨，老蠻婆子和那小蠻子仍舊住在這裡，交理藩院看管。那賤蠻婆子攆到北邊高牆裏去，只許他吃黑麵饅饅，不准給他肉吃。快點謝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動。一個太監大喝道：「你這賤蠻婆子，還不謝恩麼？」全太后道：「這般的處置，還謝恩麼？」太監又喝道：「好利嘴的賤蠻婆子，你不知咱們天朝的規矩，那怕綁到菜市口去砍腦袋，還要謝恩呢。這有你們蠻子做的詩爲證，叫做『雷霆雨露盡天恩』呀。」全太

后沒得好說，只得也跪下，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那太監便喝叫跟來的小太監，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拉了全太后便走。從此太皇太后得見了孫兒，却又失了媳婦，可憐那一掬龍鍾老淚，迄的沒有乾時。宗胡兩人，初到大都，住在客寓裏，那里得知這些原故，日間又不敢張明較著的訪問。到了夜間，胡仇便穿了夜行衣，帶了黑面具，到處窺探查訪，却只尋不着個踪跡。一連幾日如此，不覺心中焦燥。這一天，胡仇獨在客寓裏坐地，宗仁往外閒逛一回，聽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都說甚麼刺客刺客。宗仁留心聽時，却又聽不甚清楚。信步走到大街上去，只見一羣人圍在一處，一個個的都抬着頭，仰着面，在那裏觀看。宗仁也隨着衆人去看時，原來是河北安撫使移文到此，捉拿刺客的一張告示，嚇的連忙退步，回到客寓裏。對胡仇說知，胡仇聽了，便要出去觀看。宗仁道：「他出了告示，要訪拿你，你怎麼倒自己出去露面？」胡仇道：「這有甚麼要緊？我臉上又沒有刺客的字樣，手裏又不扛着刺客的招牌，他那裏便知道是我呢？」說罷自去了。不多一會，便回來說道：「這事很奇怪。宗兄，你聽得麼？」宗仁道：「除了那個告示，莫非又有甚的事麼？」胡仇道：「可不是麼？我方纔出去，聽得人說：『我家朝廷又專派了欽差，從海道走天津』」

衛來。不知是甚麼意思。起初我還以爲是個謠言。再三打聽了。却是個確信。並且打聽得欽差是姓程。已經到了天津衛好幾天了。不知爲爭甚麼禮節。却只住在天津衛。不到這裏來。我好歹去打聽打聽。宗仁道。這個是甚麼意思。却揣度不出來。去打聽也好。只是幾時去呢。胡仇道。等到將近入黑時。我只推有事出城。便連夜趕去。好在我晚上也看得見。走路是不妨的。宗仁道。正是。我從前聽胡兄說。黑夜之中。能辨顏色。然而前同在河北路鬧的事。我聽胡兄說。又帶了火繩。這是甚麼意思呢。胡仇道。這火繩是我們不可少的。比方一時之間。要尋覓甚麼細微東西。或者要看小字。却非火不行。何況那里是我初到之地。一切情形都不熟悉。又焉能少了。他呢。即使能辨得出顏色。到底要定睛凝神。方纔可見。怎及得了這個方便呢。宗仁點點頭道。這也說得是。不知今夜出去。可用這個麼。胡仇道。自然總要帶着走。胡兄爲甚只管問這個。宗仁道。不爲甚麼。我方纔洗手。打翻了點水在你的膝匣子上。連忙揩乾。打開看時。已經漏了進去。却將一把繩子弄溼了。恐怕是你的火繩。不要弄壞了。誤了你的事。胡仇道。這個不要緊。這火繩是用藥製煉過。在大雨底下也點得着的。宗仁道。這就好了。趕着去打聽打聽。到底是甚。

事。我們在這裏好幾天了，也不曾得着三宮的消息。好歹多一個人，也好多打一個主意。商量停當，等到太陽落山時候，胡仇便收拾起身，只對店家說是出城有事。今夜不回店來了。說罷自去。宗仁獨自一人，在店守候。過了一天，胡仇歡歡喜喜的回來。宗仁便忙問打聽得怎樣了。胡仇道：「這位欽差是原任的殿前護衛，姓程，名叫九疇。福建人氏，久已退歸林下的了。今番因為聖駕到了福建，他便出來見駕。據說我們走後，陸君實已經拜了相。程護衛去見過駕時，便去見陸君實，說起我們代覲之事。程護衛便說這件本是堂堂正正的事，須得遞了國書，明白說出要覲見三宮，方纔妥當。我兩個不會奉有國書，恐怕見不着。陸君實大以為然，即奏保奏了他做了欽差。到這裏遞國書，他正在要訪我們呢。」宗仁道：「却又為甚麼在天津衛就閣住了呢？」胡仇道：「此刻已經到了通州了。程護衛動身之前，本來就怕到走旱路不便，所以要走海路。到了天津衛，上岸之後，誰知這裏韃子早知道了，那韃官兒預先就出了一通告示，說甚麼程九疇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程九疇只許帶百人進京朝見，其餘都留在天津衛云云。因此程護衛不會起身前進。二來也因為不知我們消息，正在那里打聽。此刻我們不

要就閣。趕着到通州去。會齊了程護衛。重複進來。再行設法罷。宗仁道。我們本是兩起來的。此刻怎好鬧到一起呢。胡仇道。程護衛來的本意。本是爲恐怕我們辦不妥纔來的。那國書上面。本來就空上兩個名字。只等見了你我。便把你我名字填上。一同會那韃子官兒。說明覲見三宮的意思。看他如何舉動。再作道理。宗仁道。他們說甚麼。只許百人進京。想來程護衛帶來的人不少呢。胡仇道。這回程護衛還帶來一份國禮呢。帶的是十萬銀子。一千金子。一萬匹絹緞。那麼運的人也就不少了呢。宗仁聽了。便和胡仇收拾起程。結算了店家旅費。跨馬直奔通州而來。見了程九疇。分賓坐定。宗仁道。此次幸得老護衛遠來。晚生們正尋不着三宮的門路。又不便四處訪問。此番老護衛賣了國書前來。自可以堂堂正正的覲見了。九疇道。正是。陸丞相躊躇到了這一着。所以在楊太妃前。保舉了老夫。當了這個職任。其實老夫近年來十分龍鍾。那里還當得起這個重任。只爲受恩深重。不能不拚了這副老骨頭。此刻徼倖到了此地。見了二位。一切事情。還望二位努力。老夫不過一個傀儡罷了。宗仁道。晚生們年少學淺。還仗老護衛指教。九疇道。二位正在英年。正是建功立業的時候。眼看得山河破碎。滿地腥膻。我們有

了年紀的人如何還中用呢。將來國家的命運，怕不是仗着一衆年少英雄轉移過來麼？胡仇道：同是大家的公事，也不必論甚麼老年、少年。將來的事，自有將來的辦法，依在下的愚見，不如先商量定了這回的事爲是。前日匆匆拜見，不及細談一切，不知老護衛有何主見。我們何不先把這個細談談呢？九疇道：此刻那韃官兒，還是只許我帶一百人去。我先是怕的搬運人夫不夠，和他們爭論，後來他索性說不必我的人搬運，他自着人來代我搬運了。只叫我帶幾名隨從的人進去。我想這也罷了。昨日忽然又有一個韃子來說，叫我即刻進京。我因又和他爭論，說我是奉了皇帝上諭，賡國書來的。你們禮當迎接，不能像這麼呼來喝去的。那韃子就去了。到此刻還沒有回信。宗仁道：老護衛爭的是，我們既是堂堂正正的來，自然該當和他講禮法，說罷大家散坐。宗胡兩個卸去了胡冠胡服，照着品級，換上了中國冠裳。九疇又把國書取出，添注上宗胡兩個欽差名字。過了兩天，只見來了兩個韃官，帶了一大隊韃兵來，說是來迎接國書的。並請欽差同去。程九疇、宗仁、胡仇三人和韃官見過禮，便一同上馬。用黃亭抬着國書在前，三人隨後跟來。走到下午時候，到了他那甚麼大都的地方，先在驛館歇下。過了一

宿。韃官叫人備了三乘轎子。請三人坐上。又把轎簾放下。轎夫抬起便走。仍然是國書在前。三人在後。走了好一會。走到了一個所在。把轎子直抬到二門之內。方纔歇下。三人下得轎時。那韃官也自到了。三人抬頭一看。見大堂上掛着理藩院三個大字的堂額。程九疇不覺發話道。我們堂堂天使。怎麼打發到這個所在來。宗仁四顧。不見了抬國書的黃亭。便問道。我們的國書那里去了。那韃官道。已經送到禮部衙門去了。你們且在這裡住下。待我們奏過皇上。自有回話。說罷去了。便有兩個韃子來。引三人到了內進。三人此時。手無寸柄。只得暫時住下。不一會。二三百個韃兵。把金銀緞絹。與及三人的行李。都搬來了。只放下便走。三人只得叫從人收拾過。靜聽消息。到了次日早上。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幾十個韃子。一擁而進。却都站在大堂上面。內中就有兩個韃子。到裏面來招呼。三人道。我們大老爺來了。要見你們呢。三人移步出來。只見一大羣韃子。正在那裏擁擠不開。居中擺了一把椅子。一個韃官坐在上面。旁邊地上鋪了兩大條羊毛地毯。那些韃子一個個都盤膝坐在西面一邊。當中的韃官。指着東邊。對三人道。你們就坐在那里。程九疇道。我們中國人。向來沒有坐地的。不像你們坐慣。胡仇便接口。

道。快拿椅子來。那韃官道。也能拿椅子來。你們坐了好說話。當下就有那小韃子取了三把椅子來。三人一同坐下。那韃官先發話道。你們到這裡是做甚麼的。程九疇道。本大臣奉了楊太妃及皇上諭旨。賡國書來投遞。要通兩國情好。國書已被你們取去。怎麼還佯作不知。那韃官道。不是帶有銀子來麼。程九疇道。金銀絹匹都在這裡。是送你們的可來取去。我們國書內聲明要覲見三宮的。怎麼沒有回信。那韃官道。不必覲見。我們早代你們覲過了。宗仁道。我們覲見三宮。還有事面奏。那韃官道。我們也代你奏過了。胡仇道。這又奇了。我們要奏甚麼事。你怎麼知道。能代我們奏呢。那韃官沒有話說。站起來走了。跟來的韃子也都一哄而散。宗仁嘆道。像這種人猶如畜生一般。莫說內裏的學問。就是外面的舉動。一點禮儀也不懂。居然也想入主中國。豈不要氣煞人麼。九疇嘆道。如今的世界。講甚麼學問。只要氣力大的。便是好漢。你看殺一個人放一把火的。便是強盜。遍殺天下人放遍天下火的。便是聖祖神宗文武皇帝。我朝南渡之後。只有一個岳鵬舉。一個韓良臣。鵬舉被秦檜那廝把他陷害了。就是良臣也未竟其用。以後竟然沒有一個英雄豪傑。怎麼不叫人家來躊躇呢。宗仁道。真個岳韓之後。就竟然不

曾出過一個良將，這也是氣數使然。九疇道：「甚麼氣數不氣數？依我看來，都是被那一班腐儒攪壞的，負了天下的盛名，受了皇帝的知遇，自命是繼孔孟道統的人，開出口來是正心誠意，閉下口去是天理人欲，我並不是說正心誠意不要講，天理人欲不要分，也不是同韓侂冑一般見識，要說他是偽學，然而當日「強隣逼處，土地淪亡，偏安一隅的時候，試問做皇帝的，還是圖恢復要緊呢？還是講學問要緊呢？做大臣的，還是雪國恥要緊呢？還是正心誠意要緊呢？做皇帝的一日萬幾，加以隣兵壓境，正是心亂如麻的時候，他却開出口來便是正心誠意，試問辦得到辦不到？自從他那麼一提倡，就提倡出一大班的道學先生來，倘使敵兵到了，他能把正心誠意天理人欲說得那敵兵退去，或者靠着他那正心誠意天理人欲，可以勝得敵兵，我就佩服了。當時如果岳韓兩個，提倡起武備來，對皇帝也講練兵，對朋友也講練兵，提倡得通國人都講究練兵，只怕也不至今日了。」一席話說得宗仁錯愕起來，問道：「依老護衛說起來，這正心誠意的學問，是用不着的了。」九疇道：「這又不然，照經上說的，由正心誠意做起，可以做到國治天下平，如何用不着呢？但是有一句古話，說的「是善易者不言易」，須知道實行

的人，斷不肯時時掛在嘴裏說出來的，就是說出來，也揀那淺近易明的纔說，斷不肯陳義過高，叫人望而生畏。宗仁道正心誠意，就是正心誠意，還有甚麼淺近深遠之別麼？九疇道講到實行上面，就是淺近，不講實行單向着理解上說去，自然深遠了。譬如岳鵬舉當日說的：「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即太平。」這就是實行的話，你試想文臣果然能不愛錢，武臣果然能不惜命，不是認真能正心誠意的人，能做到這樣的人，還不是純乎天理，絕無人欲的麼？鵬舉當日絕不曾提到這正心誠意天理人欲的話，單就愛錢惜命說去，可是人人聽得明白，人人都佩服他這句話說得不錯，像他那種甚麼，「去其外誘之污，充其未然之善」，那些話，你叫資質魯鈍之人，任憑你把嘴說乾了，他還不懂甚麼叫做本然之善呢？又如甚麼「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這些話對皇帝去說，你道皇帝聽得進麼？人家急着要報仇雪恨，又要理政事，又要辦軍務，他却說得這等安閒，譬如人家餓得要死了，問他討一碗飯來吃，他却只說吃飯不是這般容易的，你要先去耕起來，耨起來，播起種子來，等他成了秧，又要分秧起來，成熟了，收割起來，曬乾了，還

要打去糠粃，方纔成米。夫然後劈柴生火，下鍋做飯，纔能够吃呢。你想這餓得要死的人，聽了這話，能依他不能呢？我也知道這是從根本做起的話，然而也要先拿出飯來，等這個將近餓死的人先吃飽了，然後再教他，並且告訴他若照此辦法，就永遠不會再餓了。那時人家纔樂從呀。沒有一點建樹，沒有一點功業，一味徒託空言，並且還要故陳高義，叫人家聽了去，却做不來，他就罵人家是小人，以顯其他是君子。偏又享了盛名，收了無限的門生，播揚他的毒箴，提倡得通國之人，都變成老學究，就如得了癆病一般，致有今日。我有一句過份的話，當時秦檜賣國，是人人知道的。他這種誤國的舉動，比賣國還毒，却沒有人知道。如果中國有福，早點生出個明白人，把他的話駁正了還好，倘是由他流傳下去，將來爲禍天下後世，正不知伊於胡底呢。宗仁聽了半天，起初以爲是泛論講學之輩，後來聽到他引了去其外誘之污等句，方纔知道是專指朱熹講的。宗仁生平本是極推崇朱熹的，聽了九疇這番議論，不覺滿腹狐疑。因問道：依考護衛說來，這講學不是一件好事了。九疇道：講學怎麼不是好事？不過要講實學，不可徒託空言，並且不可好高務遠，講出來總要人家做得到纔有益呢。宗仁道：正心誠意，何

膏是做不到事情呢。九疇道：我方纔不是說麼。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便是正心誠意。却是在你揀一個至蠢極笨的人來，或揀一個小孩子來，你同他說這兩句，他都懂得，非但懂得，他並且知道文臣不應該愛錢，愛了錢便是貪官；武臣不應該惜命，惜了命便要打敗仗。若單講正心誠意，不要說至蠢極笨的人與及小孩子，就是中等資質的人，任你口似懸河，也要講好幾天，他纔略略有點明白呢。宗仁道：他這講學，本來是講給聰明人，上等入聽的。九疇道：須知天下等人少，下等人多，聰明人少，魯鈍人多。這一國之中，必要人人都開化了，纔足以自強。若是單單提倡上等人聰明人，這一班下等魯鈍的，就置之不理，這一國還算國麼？譬如出兵打仗，將帥不過幾個人，兵卒倒是論千論萬的，任憑你將帥謀略精通，武藝高強，那當兵的却全是孱弱不堪，兵器都拿不動的，能打勝仗麼？講到正心誠意，那些兵卒們，若不是人人都正心誠意，也不能取勝呢。然而要教他正心誠意，正不知從那里教起，還不是說些粗淺忠義之事，給他們聽，養成他那忠義之氣麼？你想養成了忠義之氣，還不是正心誠意麼？他們好陳高義的，往往說人家是小人，做不到這個工夫，他却自命爲聖人，莫說聖人他未必學得到，就

學到了，却只有他一個聖人。站在這一大班小人裏面，鞭子打來了，那里又造反了，那里又鬧餓荒了，試問做人便怎麼？宗仁聽了，恍然大悟，暗想原來這正心誠意是人人做得到的，極容易的事，却被朱夫子說的太難了。又想起九疇這番議論，同謝枋得教育後起的話，恰好互相發明，不覺暗暗佩服。正要開言，忽聽得門外一陣人聲嘈雜，又擁進一大羣鞭子來，不知此來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却說宗仁正德的程九疇的話入了彀，忽然又擁進來了一羣鞭子。當先是一員鞭官，向九疇說道：「你們帶來的金子銀子絹匹，奉了我們皇帝的聖旨，交內務府點收。只我便是內務府的堂官，你們可交給我帶去。」九疇道：「金銀絹匹本來是送你們的，都堆在這里，你們取去便是。那